

荣获第一届茅盾文学奖

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

李自成

姚雪垠◎著

俞汝捷◎精补

② 闻说真龙种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荣获第一届茅盾文学奖

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

李自成

姚雪垠◎著

俞汝捷◎精补

闻说真龙种

长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自成:全4册/姚雪垠著;俞汝捷精补.--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3
(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
ISBN 978-7-5354-8374-4

I. ①李… II. ①姚… ②俞…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23243号

出品人:刘学明

责任编辑:田敦国 黄柳依

责任校对:陈琪

封面设计:天行云翼

责任印制:左怡 邱莉

出版:  |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30毫米×1060毫米 1/16 印张:156.625 插页:4页

版次:2016年3月第1版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

字数:2607千字

全套定价:228.00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内容提要

崇祯十三年春,李自成挫败了叛将周山的策反图谋。初夏时节,他率千余精兵离开商洛山,成功地从武关突围而出。他曾去白羊寨准备与张献忠联合,却险遭对方暗害,于是决定暂时潜伏于鄂西鄖阳山中。

当农民军被围困之时,崇祯实际上也被层层围困在紫禁城中。为了筹措军饷,他不得已向勋戚借助,并拿武清侯李国瑞开刀,由此引发了宫廷内外错综复杂的斗争。年仅五岁的五皇子、首辅薛国观等多人都在这场斗争中死去,田妃也因帮李家说了一句话而遭受“严谴”。但这场斗争最后以崇祯的失败而告终。

十一月,杨嗣昌指挥的数省官军为“围剿”张罗联军而几乎全到了四川内地和川陕交界地带,湖广、河南十分空虚,在鄖阳山中潜伏半年的李自成趁机悄无声息地经浙川进入河南,通过号召饥民,于一个月后就发展到十万余人,开始向洛阳进兵。

牛金星、宋献策均已加入农民军。宋献策带来的“十八子主神器”的《谶记》使将士们和周遭百姓相信朱明王朝的天下将被李氏取代,而闯王李自成就是未来的“真龙天子”、“天命攸归”的一代新君,从而极大地振奋了士气,影响了民心。

这时,李信因放赈而被仇人陷害,下入杞县狱中。红娘子攻破县城,救出李信,进而把后者推上了起义道路。在投奔闯营路上,李信致函李自成,提出了“据宛洛以争中原,据中原以争天下”的富于远见的方略。同时他改名李岩,字林泉,表达了与昨日告别及将来功成归隐的心愿。

十四年正月,义军攻破洛阳,杀了崇祯的叔父福王。李岩与红娘子在胜利的喜庆日子里结为夫妻。二月上旬,农民军向河南省会开封进军,但在开封城下却遭到明军顽强抵抗,李自成本人也中箭受伤。

当闯军攻打开封之际,一度被杨嗣昌围追堵截的张献忠已经胜利出川,并以奇兵袭破襄阳,杀了襄王,致使连失两藩的杨嗣昌不得不在沙市行辕中畏罪自杀。

曾与张献忠联兵作战的罗汝才,现在来到伏牛山与李自成合营,奉李为主。八月底,准备迎战傅宗龙的闯罗联军正行进到遂平,刚被左良玉打败的张献忠突然前来求援。李、罗、张各不相同的性格及彼此之间的复杂关系在这次难得的聚会中生动地呈现出来。

同月下旬,奉旨出关解救锦州之围的洪承畴,由于所率八总兵人马中有几支未战先逃,导致全军崩溃。洪退守松山堡。

九月中旬,农民军在项城附近大败明军,擒杀傅宗龙;十月,又横扫叶县和南阳。进攻南阳之前,李自成设计劫走左良玉的女儿,为日后王四去武昌见左良玉埋下了伏笔。

目

录



从商洛到鄂西·····	001
紫禁城内外·····	041
李自成星驰入豫·····	116
李岩起义·····	139
伏牛冬日·····	199
河洛风云·····	270
高夫人东征小记·····	332
燕山楚水·····	352
洪承畴出关·····	402
三雄聚会·····	413
辽海崩溃·····	495
项城战役·····	534
横扫宛叶·····	554

从商洛到鄂西

第

一

章



一场春雪过后,商洛山中天气骤暖。桃花已经开放;杏花已经凋谢;杨柳冒出嫩叶,细长的柔条在轻软的东风中摇曳。

李自成的将士们经过一个秋天和冬天,瘟疫已经过去,不但没有如郑崇俭所期待的军心瓦解,反而士气更旺,大家急不可待地要杀出山去,大干一番。新近传来些不好的战争消息,说张献忠在玛瑙山大败,几乎被俘;又说杨嗣昌限期三个月剿灭献忠,已经调集了十几万大军云集在川、陕、鄂交界地区。李自成不相信张献忠会给官军消灭,但也不能不考虑万一献忠被消灭了怎么办?到那时,杨嗣昌岂不立刻将大军移到商洛山来?他决计在最近突围出去,绝不坐等杨嗣昌腾出双手向他猛扑。

每天,他一面用各种办法探听周围的官军动静,一面抓紧时间苦苦练兵,准备随时抓机会血战突围。

今晨他像往日一样,骑马出老营山寨,观看将士操练,但是他挂心着另一件大事。他早已知道,杨嗣昌已经将叛贼周山从山海关调回,派来商州城中,设计诱降他的手下将领,首先差人暗见袁宗第。宗第遵照他的密计,故意与周山暗中勾搭,已有十数日了。昨天夜间,宗第悄悄地来老营见他,谈了话就赶快回马兰峪去。当自成观看将士操练时候,心中等待着从马兰峪来的消息。他虽然对宗第的武艺、胆气和机警都很信得过,但是也怕宗第可能一时粗心,出现万一。于是他悄悄地吩咐一个亲兵,飞马往马兰峪去。

去年秋后,袁宗第病好以后,仍旧坐镇马兰峪。刘体纯做他的助手。今天早饭后,袁宗第把防守责任交给刘体纯,即率五十名骑兵向商州方面奔去,要同周山在约好的地方会面。

周山和宗第是小同乡,在他投降官军之前,二人关系较密。周山从关外调回以后,除设法勾引李自成部下的小头目外,在宗第身上下了最大的赌注。经过许多曲折,他好不容易同宗第挂上了钩,近半月来不断有密使往还。两人约定在今日会面,对天盟誓。袁宗第答应在盟誓后三天之内将李自成夫妇和刘宗敏诱至马兰峪,一齐杀害,将三颗首级送往商州,而杨嗣昌同意保奏袁宗第做副总兵,以为奖赏。

他们约会见面的地方离马兰峪有十五六里,那儿山势较缓,有一片丘陵地带,中间横着一道川谷。在大山中住得久的人,一到这里,会感到胸襟猛一开阔,不禁叫道:“呀!这儿天宽地阔!”

他们事前约定,为提防泄露机密,来川中会面时各自身边只许带一个亲随,其余的亲兵不能超过二十人,而且要离开半里以外。周山原是极其狡猾的人,他既希望袁宗第真心投降,也防备自己上当。在今早他正要出发赴会的时候,突然有一个被他勾引的小头目自马兰峪逃来,告诉他袁宗第决非真降,要他小心。他顿时改变办法,派出一支伏兵,等待会面时活捉宗第。宗第从马兰峪出发时尚未发现寨中逃走一个小头目,没料到事情已经起了变化。他仍按原来计策,离会见地点还有两里远就叫四十名骑兵留下,不使周山看见,到必要时出来接应。在离会面地点半里远的地方,他遵照约定把另外九名弟兄留下来,只带了一名亲兵去见周山。他想,原来约定各人可以带二十名亲兵停在半里外,他现在留在半里外的还不足十个人,大概可以使周山格外放心。他很相信自己的勇力和武艺,也相信自己的好战马,压根儿不把周山放在眼里。周山虽然也只带一个亲兵立马在川中等他,但二十名挑选的骑兵在相距不到百步的地方一字儿排开,弓上弦,刀出鞘,如临大敌。另外五十名骑兵和二百名步兵埋伏在不到半里远的山窝树林中,一百名步兵埋伏在川谷的两边,只等一声锣响就从林莽中跳出来截断宗第的退路,将他活捉过来向朝廷献功。

一到川里,袁宗第就发现周山有赚他就擒的诡计,但他还是毫无畏惧地向周山缓辔走去。在李自成的老八队中,袁宗第以孤胆英雄出名。在甘肃真宁县湫头镇歼灭朝廷名将曹文诏一军的著名战役中,曹文诏所率领的是几千名关宁铁骑,虽然死伤惨重,已被包围,但士气未衰,在土冈上布成一个圆阵,轮番休息,以待洪承畴的援军赶来。曹文诏下马坐在圆阵中央,正与几个亲信将领计议,忽听一阵喧嚷,猛抬头,只见一员敌将手使铁鞭,已经冲入营门,挡者披靡,马快如飞,一瞬间冲到面前。曹文诏大惊,立即上马迎战。但他刚上马,

袁宗第已经一鞭将他的掌旗官的脑袋同头盔一齐打碎，夺得大旗，回马而去。袁宗第刚杀出官军营门，官军从背后炮箭齐发，把宗第射下马来。曹文诏追到，来不及伤害宗第性命，刘宗敏大吼一声赶到，截住曹文诏厮杀，同时高迎祥和李自成督率两三万骑兵从四面发动猛攻，冲开了官军圆阵。曹文诏左冲右突，不能杀出重围，在慌急中自刎而死。战役结束后，高迎祥摆宴庆功，亲自敬袁宗第三杯酒，拍着他的肩膀说：“汉举，你真是一员虎将！”从此，袁宗第在高迎祥统率的联军中就以虎将出名。如今他看看周山背后的几十名骑兵，从鼻孔里轻轻地冷笑一声。

周山左手揽辔，右手提鞭，目不转睛地注视着缓辔而来的袁宗第。两马相距不到十步，周山赔笑拱手说：

“汉举哥，一年多不见，你近来好呀！嫂子也好吧？”

宗第拱手还礼，笑着说：“彼此，彼此。子高，你带来这么多人站在背后，弓上弦，刀出鞘，吹胡子瞪眼睛的，什么意思？看样子你不是来同我会面私谈投降的事，是赚我‘单刀赴会’，好捉我去献功吧，是不是？”

周山哈哈大笑，回答说：“汉举哥把我周子高看成了什么样人！请千万不要多心。古人说，有文事者必有武备。弟虽无害兄之意，但也不得不防备兄有害弟之心。倘若你确有投降诚意，就请在此歃血为盟，对天发誓，共擒自成夫妇和刘宗敏，为国除害。”

“公鸡、白酒可曾预备？”

“已经预备齐全。”

周山向后一招手，从那二十名骑兵中走出两骑，一人仗剑提酒，一人拿刀提鸡，来到他的左右。站在他背后的亲兵也一手仗剑，一手擎着盘子，催马来到前边。这是按照周山的预定计策，看周山举杯为号，一齐动手，活捉宗第；如不能活捉，就趁他措手不及将他杀掉。这三个人都是从许多人中挑选的彪形大汉，武艺出众。袁宗第一看这种情形，心中暗暗骂道：“好小子，原来玩的是这个诡计！”他对自己背后的一名亲兵使个眼色，便催马向前几步。他的亲兵也催马向前，紧靠他的左边，手握双刀，圆睁怒目，注视敌人。袁宗第的马头同周山的马头相距不过三尺，勒马立定，故意装做不曾在意，说道：

“快拿血酒！”

立刻，周山的亲兵们就马鞍上斩了白公鸡头，将鸡血洒在酒中，捧到他和周山的两个马头的中间。就在这大家紧张得要停止呼吸的片刻，那个捧着盘子的亲兵平日深知袁宗第是李闯王手下的有名虎将，禁不住双手震颤。宗第微微一笑说：

“别害怕，今日我们是结盟嘛，又不是打仗。子高，请举杯，我同你对天明

誓！”

周山也说声“请”！刚伸出一只手端起杯子，袁宗第的手已经像闪电似的从盘子上离开，拿起十二斤重的竹节铁鞭打死了周山的一个亲兵。第二个刚到身边，又一鞭打下马去，脑浆开花。宗第的亲兵在同时冲上前去，砍翻了一个敌人。周山举刀向宗第砍来，宗第用铁鞭一格，只听当啷一声，那把鬼头大刀飞出一丈开外。他正要策马逃跑，被宗第追上，用左手一抓，擒了过来。但一瞬之间那十八名骑兵已经冲到，将宗第团团围住，要夺回周山。同时，锣声急响，周山埋伏在一里外山坳中的步兵和骑兵发出一声呐喊，齐向川中奔来。

袁宗第用左手把周山按在马鞍上，右手挥舞铁鞭，打得敌人纷纷倒下。他的九名亲兵已经飞驰来到，同敌人展开混战。敌人仗恃人多，眨眼间大队援军就会赶到，所以厮杀得非常凶猛。宗第的目的在擒周山，趁着大队官军未到，大吼一声，四蹄腾空而去。周山虽然也是大个子，自幼练过武艺，但被袁宗第一只左手按在马鞍上，竟动弹不得。他向宗第恳求说：

“汉举哥，难道就不念昔日交情么？”

“老子今日只论公事，对你这个该死叛贼，还有什么私交可讲！”

过了川谷已经半里路了。袁宗第身后的十名亲兵已死伤殆尽，几百敌人猛追不放。因为左手按着周山，他不能取弓箭射杀追兵。他的留在一里外的四十名骑兵被周山埋伏的二百名步兵截住，正在混战，不得过来。这时，他的战马突然中箭，狂跳起来，转个身栽倒下去，把他和周山都抛到地上。周山趁势在地上打个滚身，滚出一丈开外。袁宗第迅速从地上跳起，追赶的骑兵已经直冲过来。为首的是一员敌将，手执长枪，伏着身子，准备马到跟前便一枪将他刺死。袁宗第从地上跳起来的时候本有意追上周山，将他一鞭打死，但就在同一刹那之间，他知道来不及了，便以快得像闪电般的动作取出弓箭，把敌将射下马去，又连着两箭射死了两个敌人。敌骑惊骇，踟蹰不前。前边的三匹战马因无人收住缰绳，奔到宗第身边。他抓住一匹马飞身骑上，大喝一声，举起铁鞭，向敌骑丛中冲去。

袁宗第那四十名骑兵经过一阵恶战，已经杀散伏兵，剩下的不到一半，由小校白旺率领，奔救宗第。虽然袁宗第单人独骑，但是他杀起了性子，勇气百倍，简直不把官兵放在眼里。与白旺会合后，他问：

“你剩下多少弟兄？”

“还剩下十七个人，派了一个人回去搬兵，十六个人跟在身边。”

“好，随我来，糜住^①敌人，不让他们跑掉！”

① 糜住——用绳子拴住牲口不使跑掉。此处作“拖住”解。

在宗第想来,这时候如果他率领左右人突围出去,当然十分容易,但是这样就太便宜了敌人。他决定拖住敌人,等候援兵。估计自己的大队骑兵在半个时辰内就会赶到,撑过这一阵,胜利稳在手心。由于他自己的人数很少,又全是骑兵,只利在开阔地方流动作战,于是他在前开路,又杀回川中。

官军的步骑兵都集中在川中,那一股被白旺杀退的步兵也回到川中,企图把袁宗第四面围定,将他捉到。宗第率领着他的一小队骑兵在敌人中穿来穿去,使敌人只能呐喊逞威,不能近身。他拿眼睛到处寻找,多么希望再看见周山,然而却寻找不到!片刻间,周山又出现了,骑着马,带着大约三百名生力军回到战场。已经有点疲困的官军见援军来到,士气复振,喊声震天,鼓声动地,从四面向袁宗第的小股人马紧围上来。宗第一眼看见周山,眼睛一瞪,差点儿眼眶瞪裂,胡须戟张,大骂一声,正要杀开官军直取周山,却听见白旺在背后说道:

“将爷,莫大意。咱们人马太少,快出水吧。”

袁宗第向左右一看,看见这一刻又损失了几个弟兄,而余下的也多半挂彩,便打消了再捉周山的想法,回答说:

“好吧,随着我撤到那边小土岭上,麇住龟孙们。沉住气,咱们的人马快到啦。”

说毕,他在前,白旺在后,率领着十几个骑兵杀开一条血路,撤到不远的小土岭上。官军尾追不放,呐喊着向小土岭上进攻。这里地势狭窄,敌人的人马拥挤,互相妨碍,登时被射死射伤了十几个人。但周山和几个敌将看袁宗第身边已经只剩下十来个骑兵,多半挂彩,他们督战更凶,并且悬出重赏,鼓励将士们活捉宗第。宗第等的箭已快射完,唯一的好办法是冲下土岭,再次突围,把官军引向马兰峪近处。他们正要行动,闯王到了。

李自成观罢操练,因派出的亲兵久无回音,便亲率三十名亲兵疾驰二十里路,来到马兰峪。刘体纯正在命令一百名骑兵站队,看见闯王来到,慌忙禀报:

“闯王,我汉举哥去会见周山,怕要吃亏了。”

“你怎么知道他会吃亏?”

“真糟,我们营中有一个人不见了,我想他一定是逃往周山那里。”

“逃走的是什么人?”

“一个叫薛治国的小头目。前几天他做事犯了错,挨了袁将爷一顿鞭子。今今天刚明他带七八个弟兄出寨砍柴,他自己追赶一只獐子跑进树林深处,随即不见了。我现在赶快点齐一百骑兵,前去接应汉举,免得他吃了周山这小

子的亏。”

闯王浓眉一皱，想起来两年前在千军万马中同这个小兵见过一次面，还问过姓名和家乡居址。他记得薛治国是周山的邻村人，断定他是挨打后怀恨在心，逃往周山那里去。

“汉举去的时候带多少人马？”

“只带了五十个人。”

“二虎，你多带一点人马，随后赶来。我先去了。”

李自成匆匆说毕，对乌龙驹狠狠地抽了一鞭，飞奔出马兰峪。才跑了大约五里路，忽然东北风送过来战鼓声和喊杀声，分明有几百人厮杀，使他大吃一惊。他在乌龙驹的臀部又猛抽一鞭，跟着骂道：

“他妈的，果然上当了！”

随即又遇见了那个回来搬兵的骑兵，问明情况，闯王更加替宗第担心，继续挥鞭飞驰。离开官军有两百步远，李自成勒住乌龙驹，很快将整个战场扫视一遍。他看出来袁宗第虽然身边人马所剩无几，却杀得敌人不敢近身，暂时并无危险。他要等待刘体纯的大队骑兵，所以并不急于投入战斗。“双喜！”他叫了一声，回头对养子吩咐了几句，使他飞马而去。

周山看见闯王来到，先是一惊，随即看清闯王身边只有二三十个人，便立刻决定暂对袁宗第围而不攻，并力来进攻李自成。战鼓擂得震耳欲聋，原来是呐喊“活捉袁宗第”，忽而变成“活捉李自成”了。袁宗第和左右的人一看见闯王来到，大为振奋，高声欢呼。白旺和弟兄们都急着要冲下土岭同闯王会合，但宗第一摆手，不许大家动。凭着跟随闯王作战的丰富经验，他一看闯王并不杀过来接他突围，而是派双喜飞马离开战场，心中全明白了。他对左右说：

“不要急，待会儿叫你们杀个痛快。”

李自成立马路上，岿然不动。官军拥拥挤挤地向他呐喊，叫嚣，却不敢一直向他冲去。他们小心谨慎地前进几步又停下来，看看他没有动，再试着前进几步。当官军小心地进到一百二十步以内时，闯王的亲兵们都急着想射死敌人，但是他却下令队伍退走，把袁宗第等撤在小土岭上。官军十分诧异，随即想着李自成准是因自己人数太少，不敢久留。于是他们勇气陡增，狂呼追赶。追了半里多路，转过小山脚，看见闯王和他的二三十个亲兵正立马等候，大家又疑惧起来，不敢再向前进，只是擂鼓呐喊。自成嘱咐亲兵们，“听见背后的马蹄声立即禀报！”没过片刻，李强告诉他已经听见了马蹄声，而他自己也隐约地听见了。

李自成张弓搭箭，对敌将虚拟一下。敌将估计自己距自成在一百二十步外，并不十分在意，只顾鼓励士兵前进，不料闯王手中的箭已射出，中箭落马

而死。自成乘着敌人惊慌,又射一箭,从那个走在前边的小校喉头穿过,小校登时倒下马去。敌阵登时大乱。自成又连射几箭,恰好刘体纯率领着一百名骑兵奔到,于是他收起弓箭,把花马剑向空中一举,那乌龙驹不等催促,狂嘶一声,腾跃向前。他的亲兵和刘体纯率领的骑兵一声喊杀,紧紧跟着他冲入敌军,无情地砍杀起来。袁宗第在小土岭上看得清楚,大声喝彩说:“好啊!这才杀得痛快哩!”他把铁鞭一挥,率领着弟兄们冲下土岭,一路往敌人的后边砍杀,活捉周山去了。

周山一看见刘体纯率领的援兵赶到,闯王开始进攻,知道官军的溃败已不可避免,不等袁宗第杀到面前就带着死党策马而逃。在他后边的官军一哄而散,跟他逃命。他们逃过川去不到一里远,被李双喜分率的一支骑兵截住去路,杀得四散,有的又奔回川中。周山带着几个人落荒而逃。双喜离开大队,认定周山盔上的红缨死追不放,他的背后也只有几名骑兵跟随。这一带尽是丘陵和丛林,地形复杂,对逃跑的人比较便利。双喜在追赶中射死了三名敌人,但周山的马快,骑术精熟,总是追赶不上。后来周山的死党死的死,散的散,只剩下他单人独骑逃命,而双喜身边的骑兵有一人中箭,几个人因马力不济落后,只剩下两骑相随。在跳越一道一丈多宽的山沟时,周山稍微迟疑一下,转瞬间双喜赶到,大叫:

“周山小子休想逃命!”

周山并不答话,回射一箭,正当双喜向鞍上俯身躲箭的一刹那,他趁机策马跃过山沟,然后一边绕着山脚逃跑一边回头说道:

“双喜儿,回去告诉闯王说,我永远不会落在你们手里!”

话刚落音,他的战马突然跳起,倒了下去,把他摔到地上,摔伤了一只胳膊和脸孔。他赶快爬起来,顾不得伤疼和脸上流血,窜进树林逃命。双喜策马跳过深沟,追到死马旁边时,已经看不见周山了。双喜下了战马,从死马身上拔出他的箭,插入牛皮箭袋,留下一人看守三匹战马,带着一人进树林寻找周山。为着提防周山躲在树背后射出暗箭,他们分开走,相距几丈远,耳听八方,眼观四面,慢慢前进。搜索了两座小山包,不见周山的踪影,正在奇怪,忽然看见一棵大树后露出来盔尖上的红缨。双喜用剑尖一指,同他的亲兵从两边悄悄前去。相距只剩几丈远,他一个箭步纵身向前,同时大喝一声:“不许动!”谁知大树那边并没有人,而是周山施的狡计,把他的盔放在一块山石上。双喜看见石头上有用指血留下的“来日算账”四个字,才知道周山带着伤逃脱了,又恨又失望。

从远处传过来一阵锣声,又仿佛听见有人在呼唤。双喜带着亲兵走出树林,看见刘体纯正带着一群骑兵来找他。体纯叫他说:

“双喜，快回去，已经鸣锣收兵啦。”

“不，二虎爹，周山这小子还没有找到哩！”

“没找到也只好拉倒，赶快归队！”

双喜不敢坚持，随着大家策马而去；过了一阵，恨恨地骂出一句：

“唉，真他妈的狡猾！”

战场上死尸枕藉，兵器扔得到处都是。义军死伤的有四十多人，而几百官军只有少数逃走，大部分都被歼灭了。其中有跪下投降，哀恳饶命的，但因为义军正杀得火起，又加上痛恨周山，不分青红皂白地把他们多数杀掉。

从去年七月以来，义军同官军不断有小战斗，但像今天这样一次歼灭几百敌人却是少有。李自成派人立刻回老营报捷。他自己留在马兰峪，抚慰伤号，赶在黄昏前亲自同袁宗第督率众人把战死的弟兄们埋葬在山坡上，并把敌人的几十颗首级摆在坟前祭奠。宗第因为死了许多老弟兄，在胜利的欢乐气氛中一直心情很沉重，这时再也忍耐不住，对着弟兄们的新坟墓痛哭失声。闯王虽然一向遇事冷静，但今天阵亡的多是随他出生入死多年的老弟兄，也不禁挥泪不止。祭奠完毕，他带着双喜和亲兵们返回老营去。

袁宗第送他出寨，约莫走了三里多路，到一个转弯的地方，自成勒住乌龙驹，宗第也停住了。宗第总想着自成会狠狠地责备他，不等自成开口就抢先说：

“李哥，我没有听从你的话，粗心大意，损伤了不少人马，没有捉到周山。你骂我吧，你不管怎么罚我都行！”

闯王苦笑一笑，说：“我本来要狠狠责备你的，不过既然你自己也明白不该粗心大意，我就不再多说了。吃一堑，长一智，今后知道遇事三思就好。幸而今天没有把你自己的老本儿赔上；要是赔了你的老本儿，那关系可就大啦。汉举，你不会料到就在今日早晨你手下有人投奔周山吧？今后得小心啊！”

“我做梦也没有料到。我日后逮住他狗日的，活剥他的皮！”

闯王同袁宗第又谈了几句话就分手了。一路想着：杨嗣昌用周山这一计既然不灵，下一手是不是向商洛山大举进犯呢？

第二章



马兰峪战斗之后,李自成一方面准备迎击官军大举进犯,一方面等待机会突围。三月将尽,突然发现驻守桃花铺的敌军撤走了,他立刻派人占领了桃花铺。四月上旬,官军又在一夜之间从武关撤净了。他立刻命高一功率领五百精兵占领武关,并查明官军撤离的真正意图和去向。很快高一功就汇集了义军探子和百姓的许多报告,把官军的计谋弄清了。

原来杨嗣昌见周山诱降袁宗第失败,重新考虑很久,亲笔给郑崇俭写了封书信,内中说道:

……秦军二万,久屯商洛之外,据隘而守,既不能进,亦不能退,劳师糜饷,殊非长策。况师老则疲,锐气易于消磨;困兽犹斗,强寇岂肯坐毙?倘闻贼乘间蹈隙,豕突而出,则合围之势,顿成溃决;欲亡羊而补牢,岂不晚乎?兵法云:“围师必缺。”为今之计,莫若空武关一路使贼逸出,而以伏兵邀之,则贼可歼焉。

郑崇俭正苦于无计可施,一接到督师辅臣的手札便邀集幕僚密议,一致认为杨嗣昌的计策可行;即令此计无效,朝廷追究罪责,也由杨嗣昌顶缸。大家认为,李自成一旦出了武关,只有两条路可走;或往河南省的南阳一带“奔窜”,或奔往湖广省的郧阳一带,转入兴归山中与张献忠会合。郑崇俭判断李

自成平日与张献忠不和,绝不会前往鄂西,所以火速调集重兵,埋伏在通往河南的两条路上,等候李自成落入陷阱。

闯王同刘宗敏等一商量,决定乘机从武关突围。他立即召集全军大小将领开会,讲明官军的诡计和他撤离商洛山的办法。他只率领包括孩儿兵和老营妇女在内不到两千人马退出商洛山,其余人马交给谷英叔侄和刘体纯率领,与那些原是杆子的起义部队(如今统归黑虎星指挥)一起,留下牵制官军。

将近十个月来,宋文富一直被拘留在老营寨内作为人质,使宋家寨不唯不敢死心倒向官军,还得暗中替义军做事。但现在义军主力要离开商洛山了,留下这个人迟早会是祸害。李自成命人把他带到白羊寨,告他说要带他突围,日后放他回家,并叫他将这事写一封书子留下。他将家书写了以后,闯王吩咐黑虎星带几个亲兵暗暗地将他拉出寨外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杀掉,将尸首埋了。他将宋文富的亲笔家书交给谷英和黑虎星,悄声嘱咐几句。

启程之前,唯一使闯王感到有点作难的是尚炯和郝摇旗。尚神仙新近患病,不能骑马。自成同大将领们商量以后,决定将他留下,叫谷英用心照顾。郝摇旗自从智亭山战事以后,闯王一直不肯再重用他。他闲住老营,在义军中的地位似有若无。李过建议把他留下,可是闯王明白,他从前根本不把黑虎星和谷英放在眼里,留下他谁能驾驭?郝摇旗自己也绝不愿留下来。

“李哥,这半年多,你把我郝摇旗只喂草料,不让套磨。从前大小战事都没少过我,这几个月我成了盐罐儿里装个鳖,咸圆(闲员)一枚。这日子咱过不惯,还不如你把我杀了好。”他望着闯王难过地说,“李哥,不看金面看佛面,你看在死去的高闯王面子上,派我在前边开路好不好?我别的没能耐,猛冲猛打倒自来不胆怯。要是我再出纰漏,你砍我这个,这个,”他拍着自己的后脑勺,“我绝不说一字怨言。你不砍,我就自己砍下来捧到你面前。”

自成沉默片刻,说道:“好吧。我本来已经派汉举断后,他平日同你还合得来,你就跟他一起吧。我们选择的道路出乎郑崇俭的意外,想着不会有什么追兵。万一看见追兵,你千万不要恋战。你一恋战,大队转瞬走远,你就赶不上了。”

遵照闯王命令,要撤出商洛山的义军从各处火速向武关集中,留下的义军一步一步地放弃许多险要去处,只保留从智亭山到武关一条线。凡是马上放弃的地方,必先敲锣传知百姓逃避。大队撤离前一天,谷英叔侄先率领一支人马出武关往东,占领几个山村,又派出斥候部队向吴村方面活动,迷惑官军,使郑崇俭误以为李自成果然决定向河南突围。

第二天晚上,武关城门洞开,大队人马匆匆出城了。山影突兀,星光灿烂,却既没灯笼,也没火把。但见星光下黑影移动,接连不断。李自成对前来送行

的黑虎星说：

“贤侄，我走之后，这商洛地带的事儿全交给谷子杰和你主持啦。你们在这里不要同官军纠缠。等我走远了，你们赶快分成小股，使官军寻找不到。官军一走，你们再聚成大股。或分或合，相机行事，总以不轻易折损人马为主。”

“我一定遵照你的吩咐做，等候你率领着十万大军回来。”

直到李自成出武关三天以后，郑崇俭才得到确实探报。他瞪着眼睛，连说：“怪事！怪事！摆好的陷阱他竟然不跳！”他首先想的是如何向皇帝奏报，尽量替自己开脱责任。他诡称李自成确实出武关后陷入伏中，经过血战，人马死伤将尽，几乎被擒，趁黑夜率少数死党逃逸，而他已经飞檄贺人龙等将截堵，务期歼灭，以释皇上“宸忧”。又将类似瞎话写成文书，飞报督师辅臣。他同幕僚们分析当时军事情势，判断李自成必将渡过汉水，前往兴归山中与张献忠、罗汝才等合流。于是他一面发出几封十万火急塘报，通知郧阳、白河、平利等处官军截击，一面限令官军夺回武关，并从几个方面向商洛山中进犯。

李自成率领义军主力出武关之后，由百姓做向导，走一条小路奔入山阳县境。再折向西南，奔向白河县，打算找渡口偷渡汉水。这条路都是高山峻岭，十分艰险，往往走一天看不见一处人烟，所以义军的行踪也就不容易被官军侦知。

走到离白河县城五十里的地方，时已黄昏，义军在一座山脚下停住休息。白河是贺人龙的防地。从老百姓口中得到消息，城内官军只有三四百人，大部分官军在白河的西乡到平利一带，还有一部分驻在郧西，贺人龙本人也驻在平利附近。李自成决定在这里休息到二更时候再继续动身，赶在天明时候出敌人不意攻占白河县城，补充一点粮食，渡过汉水。

李自成没有想到的是，这次休息会使义军失去占领白河县城的机会，还不得不付出较大代价才能强渡汉水。原来他得到的消息实际已经起了变化，只是因为山中闭塞，新情况尚无人带到乡下。一天前，贺人龙得到了李自成逃出武关的塘报。他立刻亲率人马奔救白河，截击闯王。驻扎在山阳境内的官军得到塘报更快，抽出两千人轻装追赶。所幸的是，奉命追赶的两千官军害怕吃亏，总是故意同义军相距一天的路程。快进入白河境时，他们相信白河县城必有官军拦截，才胆大起来，加紧前进。今天黄昏时，这一支追兵离义军不到三十里了。

当将士们休息时候，李自成在宿营地走了一遍。正走着，他听见附近大石后的火光红处有王长顺的声音在说：

“老弟，你是商洛山中人，投闯王不到一年，见过的世面太小。这算什么

苦？崇祯八年正月间，冰雪盖野，天寒地冻，我们随着高闯王从荥阳动身，一路往东打，不到半个月就打破凤阳。要说苦，那才真算苦，可是大家一心想着去破皇陵，谁也没想到苦。十一年春天，俺们随李闯王退出四川。因为洪承畴堵住剑门，俺们只好走松潘小道，翻过雪山，才到了阶州境内。后来又到了西番地，整整一个月一边走一边同曹变蛟打仗，人不解甲，马不卸鞍，找不到粮食就杀马充饥。离青海湖只剩下几天路程了，闯王带着俺们折往北去，才把官军甩掉。后来我们从嘉峪关附近出了长城，游荡了半个月，没有东西吃，又从兰州附近进长城。那才真叫苦。这几天的行军算个尿！”停一停，王长顺又接着说：“你年纪太轻，投闯王以前是一个庄稼汉，只知道跟在牛屁股后从地这头走到地那头，上街赶回集好像出远门儿，懂得什么叫走路？见过什么世面？那样活到老也是白活。趁年轻，随着闯王山南海北地跑一跑，说不定你们日后会立下汗马功劳，成个气候。即使你成不了大气候，老啦在儿孙面前也有闲话可说。要不儿孙们围着你听古今，你捋捋胡子，不念不念嘴，有什么好说的？”

火边发出来两个小伙子的嘻嘻笑声。随即一个小伙子的声音说：

“王大伯，你这么一说，把我的瞌睡也说跑了。”

自成转过大石那边，看见王长顺在帮助两个年轻的火头军烧火做饭，饭已经做熟了。他叫声“长顺！”等王长顺和两个小伙子转过头来，他接着问：

“你为什么不睡一会儿？”

长顺连忙回答：“今天下午路不险，我在马上晃呀晃地，睡过一大阵。再说人过四十以后，瞌睡没有那么多，刚才同这两个弟兄一说话，就把瞌睡混跑了。”

“你还是睡一阵好。年纪大了，又挂过多次彩，这几天日夜奔波，也够呛。”

“闯王，你放心，我这把穷骨头越老越硬，累不垮哩。再说，如今已经快二更啦，还睡个什么呢？”

闯王望望北斗星斜垂的勺把子，便不再作声，转身走了。后来他遇见中军吴汝义，就吩咐中军派人传呼将士们赶快起来吃饭，准备出发。寂静的山脚下登时不寂静了。

义军为不使火光被远处看见，埋锅造饭的地方都是在大石背后，密林深处，或比较隐蔽的山沟中。追击的官军只晓得农民军早就过去，没料到李自成会在这个山脚下从黄昏前停留到二更时候。他们黄昏后稍作休息，吃点干粮，继续追赶。官军不像李自成部队行动诡秘，纪律森严。他们为着走路方便，灯笼火把齐点，走在荒山中远望像一条蜿蜒曲折、断断续续的火龙。

李自成坐在一块石头上，正在吃饭。一个骑马巡逻的小校来到面前，向他禀报说后边来了追兵，离此地七八里路，人马众多，灯光望不到头。自成三